



第一章 两人较劲，勾践兵败会稽山

西

施

携李之战，吴王阖闾吃了勾践的亏，一命呜呼。阖闾死后，夫差继位，勾践不自量力，倾巢而出，与之战于夫椒，一战即败，还被夫差端了老窝。勾践与五千残兵败将被围会稽山上，万般无奈，作“城下之盟”，勾践入吴为奴三年，受尽人间屈辱，甚至还尝了夫差的粪便。

一 定王夫差，誓师夫椒山

“伍子盟顶”，“试剑石”犹在。

公元前五百一十四年，即周敬王六年的一天，吴王阖闾，其子波秦太子、太孙夫差与太师伍子胥登上夫椒山，察看地形。阖闾王极目远望，湖里面的大大小小四十八个岛屿，忽隐忽现于连天的波涛之中，好不壮观。纵横七十六里的夫椒山就在脚下，仿佛躬身便可拾取起来，这山上的大大小小三十八个山湾，重峦叠嶂的五十七个山峰，一个个都在眼底。南边焦山如淡墨一抹，东面拖山像鱼牙朝天，这就是守卫着夫椒山的两扇大门。难怪有人说，拖山原名“夫山”，焦山原名“椒山”，这两颗牙齿保护着的舌头，也就叫做“夫椒山”了。他又望望波秦和夫差，问道：

“在这儿建造一座大城好吗？”

“好。”波秦答。

伍太师笑着问：“那么请波秦太子就说说好在哪里？”

“这儿北边有江，南边有湖，凭着我们强大的水师，敌人望之胆寒，哪敢来犯？”波秦说：“惟有西面是一片平川旷野，是西楚、南越惟一能够侵犯



列国婚媾
尽失颜色





吴国的陆路，建座城，就能够将这个道口牢牢卡住。”

“还有，”夫差插上去说，“城东面尽是重重叠叠、绵延起伏的大小小山岗峰峦，逶迤数十里，把半边太湖都抱在怀里，实在是一道天然的好屏障。敌人想从这里入侵，要比登天还难，这带山肚里还可藏上十万甲兵哩！”

阖闾王哈哈大笑。

“太孙几岁了？”伍太师笑问。

“十七岁。”他应道。

“太子、太孙说得有道理。”伍太师态度忽然严肃起来，“可你们都太轻视楚国与越国的水师力量了，这很危险。蚊子还能叮人，何况成天漂浮海上、靠舟楫谋生的强悍越人呢！水面上无墙，两条船相距五丈远，就只好互相望着叹气。水路敌人最容易攻人，也最容易逃走，来去飘忽，不胜提防，建了这座城，站在城楼上，湖中大浪小波都能分辨清楚。我们在城旁的山峰上设置烽火台，驻兵瞭望，与夫椒山上的烽火台遥相呼应，一旦发现敌情，白天熏烟，夜间举火，使守卒戒备。敌人如强占岛屿，城中兵可立即前往合围，聚歼他们；敌人如妄图登陆，山上水兵便断其归路，使他们束手就范。这城确实也可控制西方陆道，东边山中能屯兵、储粮草，是保卫姑苏都城必不可少的一座外城。”

公元前四百九十六年（周敬王二十四年）五月，吴国攻越，阖闾在携李受伤死了，越国上下无不惊恐。人们想起周敬王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那天，阖闾攻入强大的楚国郢都，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甚至掘开坟墓，拖出埋葬了十一年之久的楚平王尸体，挖出双睛，再用钢鞭鞭尸三百，惨绝人寰，天下怖畏。吴人复仇狂的残忍无道，谁不惊恐呢？越王当时下令全国，征集十六岁以上的壮丁入伍，迫使百姓南逃，投亲奔友，躲避杀害。

阖闾临死时，由于太子波秦早已病死，遂传位于太孙夫差。

公元前四百九十四年（周敬王二十六年）二月，勾践领着越国的精锐水师，沿着阖闾王指出过的路线，扑向夫椒山。

伍太师带着一万七千名水兵，分乘大翼、小翼、楼船、突冒与戈船，由





姑苏城西的胥门出发，经木渎，出胥口，进入太湖，绕着东洞庭山与西洞庭山巡视一遍，然后过竹山、平台山等处，径直去掩山看看，又回转向西南来到焦山。焦山北面就是太湖之中第一个大岛夫椒山了。夫椒山西南端有个尖角，伸入太湖，叫龙头，离焦山最近。龙头东、南、西三面皆水，风浪特别大，波涛撞击在岸边的飞岩峭壁上，激起一根根水柱，散作万斛碎玉水珠，纷纷洒下，声匆匆如走疾雷，昼夜不绝，令人惊恐。伍太师大叫：“此处可登夫椒山！”他首先从船上一纵，落到岸边，攀崖石而上。这时还是二月天气，春寒料峭，犹有凉意，太师全不顾水寒石滑，第一个爬上龙头，水兵望见，人人欢呼。太师手一招，高呼：“谁敢上来？”水兵听到，除

了守船人外，齐声呐喊，个个争先。转眼间，全都爬上了龙头，面对太湖狂呼大叫，人人欢快。太师领着水兵往北走，脚下是一道曲折折的土路，路两旁的高大水杉排立着，几乎连人也挤不过去。常常遇到巨大的柏木与榉树，人行其下，如同走入翠幔，阴凉极了。路的尽头有四棵百年老樟树，高耸入云，浓阴下露出飞檐翘角，这儿就是“阖闾避暑宫”。

夫差在宫门前面，望见士兵们个个精神振奋、欢呼跳跃、向他高呼“大王万岁”的情景，心头一热，不由自主地也走入士兵的队伍里，往东北方向走，没多久来到嶧青湾。在嶧青湾与耿湾之间有一个山岭，太师领着众人爬上岭，再望太湖波涛涵涌，无边无际。太师扶夫差站在一块巨石上，自己就立在夫差的身旁。

天忽然落起大雨来。

“谁在军中最久？”

也许想打破沉重的肃静，也许想压倒“哗哗”响的雨声，太师向水兵们大叫。

“我！”有一位老兵提高嗓门呼喊，“三年前，阖闾先王在携李讨伐越王勾践，我也在！”

西

施



列国特选
吴光颜色





“我也在！”不少水兵齐声高呼起来。

“十三年前，”老兵喊声更高，“大王攻入楚国郢都，我也在！”

“我也在！”有几名水兵仍在叫，夹杂着“劈劈啪啪”的鼓掌声音与嬉笑声。

老兵看夫差盯着自己，便不顾一切地冲出队伍，面向水兵们大叫：

“二十一年前，阖闾先王在这儿建造阖闾城时，我也在！”

这一声，震得全场肃静了，连雨声也小了许多。

“你上来！”他向老兵招手。

老兵一口气跑到夫差的面前跪下，匍匐在地。

“你多少岁了？”夫差问。

“五十四岁。”老兵昂首回答道，“我五十二岁曾去携李伐越，四十二岁攻入楚国郢都，三十四岁在这儿建阖闾城。我十八岁时当兵，已经三十六年了，经历过四个吴王。”

老兵说话快如流水。三十六年来东征西讨，一提起重大战争的胜利硕果，那时的日日夜夜便在他的面前历历在目，而且一直在心头深深铭刻着。老兵不会忘记，也无法忘记。老兵没有家，没有亲人。三十六年的岁月，能够给予老兵的只有这微薄的记忆。

太师听后才动情了，亲切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

“阖闾先王坐骑木芝奇。”

“啊！”他惊骇极了，走上前去扶起木芝奇，问道：“你还活着？”

木芝奇挺身立着，潸然泪下。

“是你从战场上背着受伤的先王回到陆地的？”

木芝奇点点头。

“怎么你又不见了？”

木芝奇放声大哭，说道：

“我忘不了先王。我又回到军营，当水兵了。”

木芝奇猛地将身子转向士兵们，大声叫道：

“今天老天在哭，还在悲痛阖闾先王被勾践杀害。我们国葬三年丧服





未除，勾践又来侵犯吴国，血海深仇，今日必报。”

“报仇！”

所有水兵齐声呼喊，犹如雷霆震怒，山呼海啸。

“不是哭——”有一名水兵飞快跑上巨石，大声嚷道，“今天老天在流泪，但不是哭！”

“不哭哪儿来泪呀？”有个水兵恼怒地问。

“你看见天哭了吗？天在哪儿哭的呀？我们只看到了天在流泪，流泪仅仅是哭吗！”那水兵不停地问。

“把他拉下来，不许他胡说。”有人嚷道。

“你叫什么名字？”也有人问。

“我叫犯喜，十五岁！”犯喜毫不畏怯。

“十五岁的娃娃呀，才从妈妈怀里跑出来，你就忘掉哭了！”水兵们怪声高叫。

“这老兵可做我的爷爷了。”犯喜说，“先辈们流汗流血立下不朽功勋，使吴国强大，可他们的记忆里满是过去的忧伤与悲愤，我就没有这些。我的眼前是一片光明。今天老天下流的是欢欣之泪，告诉我们，晴朗的太阳即将出现，鼓励我们应该高高兴兴地奋勇向前，捉住勾践，掏出勾践心肝祭奠先王，为先王报仇！”

“报仇！”

所有的水兵们再一次齐声呼叫。

只是这番报仇的呼声，不再是先前那么悲痛、愤怒与仇恨了，而是充满了乐观、渴望战斗以及夺取胜利的信念。

夫差激动得拉住木芝奇，又拉着犯喜，走下巨石，高高举起手，大声说：

“寡人的士兵都是好样的！”

水兵们欢呼。

“胜利属于勇敢的人！”

水兵们再一次欢呼。

“寡人现在拜木芝奇为吴国大夫！”

西

施





水兵们惊讶得一点声音都没有了，人人都睁大双眼望着夫差。夫差双目潮润，继续说：

“任少司马职。犯喜升任左卒！吴国必胜！”

欢乐一下爆炸开来，水兵们狂呼欢叫，拍手顿足，犹如山崩地裂，震得风停雨息，波奔浪逃。阳光穿过云层，普照大地，明净极了！

太师从钢铁般的脸上拭去忍禁不住的泪水，“嗖”地一声拔出玉柄吴钩，跳下巨石，反身一剑，将巨石断成两截，大声叫道：

“我们就要像这样砍死勾践！我命令，迎接战斗，消灭越国。华登、展如、徐承、勇获、石番诸将守夫椒山，木芝奇为先锋，大王坐镇中军；胥门巢、专毅、王子山以及奚斯诸将守东洞庭山与西洞庭山；文之仪、王子终累、王孙弥庸等守姑苏城；其余兵分两路，伯嚭率一部分士兵接应各处，我率一部分士兵去浙水，断勾践后路，入诸暨，捣毁勾践老巢；左卒犯喜留在我的先锋营中。各军务必紧密配合，相互支援，切勿毋忘！”

众水兵齐声欢呼，喊声惊天震地。

两千四百多年后的今天，伍子胥的试剑石依然横在“伍子盟顶”上，默默地经受着风吹雨打，似在演示着当年伍子胥督师伐越时的壮观景象。

二 老兵幼卒，方显英雄本色

灵姑浮骄奢，石买贪酷，唯勾践用的这些人。

勾践聚集了五万名士兵，他宣告：

“三年前，先父王允常薨，阖闾趁我丧服未除之机，袭越于携李，今阖闾伤死未及三年，寡人必报。今命灵姑浮为大元帥，领水师三万，由大海入太湖，往袭阖闾城，袭击吴国水师，并断姑苏城北路；石买为副元帥，领士兵一万两千去袭携李，由陆路北上，从南方攻姑苏城；诸稽郢留精兵八千，在会稽，寡人自往统率，作为后备军，随后合攻姑苏城。全军在姑苏城会师！”

越国元帥灵姑浮领着三万水兵，乘上大大小小无数条战船，浩浩荡荡





经过今天的杭州湾，入东海，去黄浦江，然后横穿大浦河，径直驶往太湖北面，首先抢占了焦山与拖山。灵姑浮命畴无余领兵七千，向东面登上吴塘门，攻岬嶂山；命胥犴领兵一万五千直扑三山；自己领兵攻马山。三处军队将会师于阖闾城，再进攻吴国都城姑苏。灵姑浮乘戈船指挥越军从龙头登陆，北上进军。

夫差这时正伏兵于阖闾避暑宫，准备截击。木芝奇在他前头，已将林间空隙一一堵住，仅仅留着一条土路。狂妄的越兵笨拙得令人吃惊，他们不等同伴们集结，便三三两两毫无顾忌地向前深入，一步步向木芝奇的伏击圈里走来。每当捉住一名敌人时，木芝奇总是这样命令他的水兵们：

“砍掉他的脑袋，再剃下右脚，死了也不准他们逃脱！”

越兵来多了，吴兵就夺刀，向敌人肚里一插，推入湖中。认为这样不占地方，不需要打扫战场，干净利落。

“还可将我们的鱼虾喂得肥些。”吴国士兵们快活得哈哈大笑。

夫差在阖闾避暑宫只听到厮杀的叫喊，却见不到敌人的影子，有些纳闷，便前往探望。眼前突然出现的景象把他吓呆了，木芝奇与他的水兵们个个都像刚从血缸里爬出来，在疯狂地杀人，十分残忍无情。

“留活口！”夫差厉声喝道。

就在吴兵们回首一怔时间，越兵已经冲入三十多人，砍死了一个又一个吴兵。

“杀！”木芝奇撕破喉咙地狂喊，他已被六名越兵紧紧包围住了，“没人伺候敌人！谁给他们喂饭呀？杀啊——”

后面的越兵纷纷冲入林中，吴兵纷纷倒下。

夫差的头像猛挨一刀，这才醒悟过来，战争就是这样，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杀！”夫差拔刀出鞘，投入战斗，狂呼大叫。他的力士石番与驺骑申公亦率领着八十名虎贲一起扑向敌人，越兵向回逃，吴国水兵们齐声欢呼。这时夫差听到了有个越兵在尖声大叫：

“元帅，夫差杀来了！”

夫差撤下敌人，立即往敌人的心脏里穿插，望见血人木芝奇正在追杀

西

施





一位越国的将军，全不理睬周围越兵的刀砍剑刺，在奋力搏斗。木芝奇这头被激怒的凶猛血狮，弄得那位将军惊惶失措，不敢还手，掉头回逃，慌不择路，竟然跌进湖里去了。木芝奇哪肯放过，狂吼一声，从半空中跳入太湖，直往那个将军扑去，一把将那将军压入水里。然后，木芝奇双脚一蹬，左手拨水，身子浮出水面，右手抓紧那将军后颈，拎起来仔细一瞧，大声欢呼道：

“灵姑浮！我捉到灵姑浮了！”

这呼声惊醒了越国的水兵们，他们纷纷从岸边、从船上跳入水中，向木芝奇涌去，争先营救他们的元帅。

夫差听见大喜。

“决不能放过这头毒狼！”

夫差扔掉刀，连忙解下弓，搭上箭，瞄准这杀害阖闾王的恶贼，“嗖”地射出一箭。却听木芝奇一声狂吼，只见水面上泛起一团鲜血，慢慢化开……忽然灵姑浮的头又冒出水面，越国水兵已经浮到元帅身边，并用手将元帅托起。原来仇人未被射中，而夫差心爱的老兵却被他那带有血仇大恨的箭镞射死了，木芝奇再也没有浮出水面来。夫差一时又急、又恨、又悔，两眼发黑，几乎倒下，被虎贲们牢牢扶住。

“看，灵姑浮！”

申公赤颞指着水面嚷叫。人们都清楚地看见，四名越国水兵一起托住自己的元帅，浮到了戈船旁边，灵姑浮正往船上爬，船上的越人赶过去拉。夫差惊醒了，再一次端起弓，搭上箭，仔细瞄准，“嗖”地射出第二支箭。这箭正射在刚伸出船帮的灵姑浮头上，鲜血立即四射，越国元帅重新跌落湖中。

夫差掷弓在地，仰天大哭。

越国人永远也忘不了那个丧胆亡魂的惊恐日子！

残酷的吴王夫差也听不进吴国将军们纷纷赶来禀告辉煌的胜利战果了：胥犴被射死；活捉二百四十七名越国军官；俘虏一万九千三百七十二名越兵；缴获越国全部战船……

“寡人不要听这些！”夫差恼怒地喊道，“杀死俘虏，消灭越国！”





这声音惊得吴国的将军个个脸色煞白，谁都不敢正视一下国王那两道喷出怒火的仇恨眼光。当时西从龙头、东到吴塘门直至北面间江大片太湖的内湖里，没有人能用手捧起一小勺不带鲜血污的湖水，漂在水面上的越兵尸体比沉在水底的鱼还多……

夫差一刻也不停留，催船南下，在太湖南端的七都登陆，换上战马，申公赤颧与虎賁们紧紧跟随着，沿途搜寻越国俘囚与伤残老兵，一律杀死。

夫差的战骑奔向携李城。

携李城头飘扬起吴国大旗，城门大开，王孙骆领着八名随从远远赶来迎接夫差。城门口有八百名战士，分列两侧，队伍整齐，盔甲鲜明，军容肃正，向他欢呼。夫差按辔徐行，走入城里，街道干净极了，市民们驻足观望，一如平时。

夫差惊讶地问：“这儿没有越兵？”

“有。”王孙骆答道，“太子友领着王子姑曹已将城内外的越兵扫荡干净了，大约有两千敌人。”

“有俘囚吗？”

“有一千多。”王孙骆指着正在清扫街道的七名越俘说，“那都是。”

“把他们杀死。”夫差命令道。

王孙骆惊诧地望着夫差。

“把他们杀死！”夫差很平静地又说一遍。

“为什么？”王孙骆问，“街道不是很清洁吗？”

夫差一勒马缰，厉声道：

“你听着，将他们统统杀死！”

王孙骆望着面前宽阔而又整洁的大街，突然明白大王要毁掉这片美

西施



列国桥说
西施颜色





丽与宁静,要他杀死大批企求生存的越南战俘。

“不!”王孙骆一反常态,异常坚决地说,“臣要大王是一位明主,骑着名贵的骠马,在洁净无尘的大道上缓缓前行,让万民瞻仰,接受欢呼。臣不愿看着大王策马飞奔,践踏在一个个跪伏在地上的俘囚身上,使他们骨肉模糊、鲜血飞溅,令百姓惊骇、四散狂奔、惊呼嚎哭,那决不算是一位贤君!”

这几句话使夫差张口结舌,低头沉吟,什么话也说不出。好半晌,夫差低声问:

“太子友呢?”

“跟随太师追歼越兵去了。”

“走。”

夫差把马一拍,骠马撒开四蹄,向南门外驰去,虎贲们紧跟其后。

王孙骆双手紧紧地勒住马缰,动都没动,目送着这一大群疾驰而去的战骑,默默沉思着:

“大王没有休息,没喝一口水,没关照一句话,连回头望一眼也没有,是急于杀敌吗?是恼怒我顶撞吗?”

越南副元帅石买暴戾自专,峻法隆刑,残杀士兵,欲以威势慑服军中,人人恐惧并心有怨怒。

石买率领将士渡江北上时,有一只木筏搁浅,他就下令将上面的士兵统统处斩。

“我们无罪!”一名士兵大嚷,“是大风将木筏吹离了主道,而我们毕竟都及时上了岸。”

石买挥挥手,固执地说:“我说你们有罪就有罪。”

“留着我们进攻姑苏吧,我们立功赎罪!”有几名老兵哭着说。

“我叫你们死,你们就得死!”石买一个字一个字说着,连望都不望他们一眼,表情僵如石块。

三十七名年轻士兵被激怒了,他们破口大骂石买老贼,凶残寡情,枉杀无辜。行刑时,连刽子手也抱刀落泪,久久不肯下手。

越兵先头部队过了携李城,直趋洪合,迎面碰上吴国太师伍子胥。





吴国将士们日夜行军，很少休息。天真的左卒犯喜仰脸望着高头红鬃大马上的伍子胥道：

“太师，你敢下马与我赛走吗？”

伍子胥听说，仰天哈哈大笑，跳下马，将马交给翼突。太师那身长一丈、腰大十围的魁伟躯体，似乎弯腰就可将犯喜抓起，送进嘴里吞掉。

犯喜全无惧色，立即挑选十名年轻士兵跟随监视。

“请大家为我助威！”左卒命令道。

“好！”他的部下狂呼呐喊。

太师大踏步领先，左卒紧紧跟上，令人惊讶的是，太师一停步，左卒就从太师身旁擦过，赶到前面去了。

“出鬼了！”太师又快步流星般地追赶，很快又被超了过去。

跨过土岗的碎石，踏过沼泽的污泥，太师才感到长期戎马生涯，很少走路；好久没有睡足觉，运筹帷幄，过分劳辛；年老了，耐力不够，有些乏力……他回过头向士兵们叫道：

“大家走得慢点，累了就歇歇，我一定胜过左卒！”

士兵们欢呼。

跨步不大却很迅速的犯喜，早已又走到前头了，他微笑着，大声问士兵道：

“我快吧？”

“快！”更多的士兵赶来为自己的年轻左卒鼓掌喝彩，人人容光焕发，异常兴奋。

“我要超过你！”太师那眉广一足的间距，紧缩得只有两寸宽了。

“太师！”犯喜笑着说，“你比我大了整整五十岁。你是四个犯喜，还多出一个五岁大的小犯喜，太重了！岁月不饶人呵，不是么？”

“我走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太师还是不肯服输。

“太师走累了，而我的力气还没有使出来。”犯喜问士兵们道，“是不是呀？”

“是！”士兵们鼓掌大笑。

前面就是巍峨的携李大城。

西

施



列国游说
尽失颜色





犯喜突然发现了疲惫不堪的越兵正在跌跌撞撞地走来，立即收敛住笑容。

“我是先锋营里的左卒，大家必须听从我的命令。”犯喜严肃地说，“太师止步。有力气的士兵跟我上！”

犯喜的机智勇敢、坚决果断及大无畏精神，令久经沙场的伍子胥太师也为之一震，他伫立观看。

犯喜健步如飞，一个又一个年轻士兵紧跟着，犹如饿虎扑向羊群。越兵们还怔着呢，犯喜一班人已经挺立在他们面前了，犯喜大声喝道：

“放下刀矛！到太师那儿去！”

一股威风凛凛的豪气，慑服住了惊惶失措的越国士兵，他们顺从地放下手中的刀矛弓箭，一步步向伍太师走去。就是这位太师，领兵攻陷西方强楚的郢都，掘开楚平王墓，拉出平王，鞭尸三百，凶暴残忍，天下震怖。今天，太师犹如粗大的铁柱竖在半空，后面又有着望不到尽头的吴国将士，令人生畏。他们战战兢兢跪在太师面前，俯首就地，引颈待戮。

伍太师对犯喜惊人的胆略由衷喜爱，他高兴地向俘囚们说：

“回去，将你们的刀矛捡起来，跟我去杀勾践，不愿去的就回家。”

越国士兵得赦了，有的感动得抱头大哭，他们高呼：

“太师万岁！”

“不，吴国万岁！”太师更正道。

在浙水北岸，夫差追上了正准备渡江的伍太师。太师告诉他，石买渡过浙水回诸暨去了。

“我一定要到诸暨活捉勾践，扒出他的心肝，祭奠阖闾先王。”太师说。

太师一再向夫差夸奖犯喜的机智与勇猛。

“活捉越兵，犯喜立了大功。光赛走这一招，就使士兵们忘了疲倦，将行军速度加快一倍。”

夫差心中大喜，问道：“犯喜呢？”

“抢先过江捉石买去了。”太师答。

“什么？”夫差十分惊讶，“你放心将军队交给一个孩子？”

“没有。”太师摇摇头，“犯喜一个人渡江的。”





“怎么？”夫差又埋怨太师失策，让这样一名好士兵白白去送死，“快送我过江！”

太师伴着夫差上了船，同去的还有太子友、王子姑曹与驸骑申公赤颢，以及太师的驸从冀突与六匹马。大批吴兵正在陆续渡江。

他们的船刚刚靠岸，就见有一百五十多名越兵向他们走来，王子姑曹拔出剑冲了上去，越兵齐声叫道：

“我们奉左卒犯喜命令，在这儿迎接吴军的。”

“左卒呢？”夫差赶上来问。

“左卒领着骑兵追捕石买去了。”

“什么？”连精通军事谋略的太师伍子胥，也没法将因惊讶而张开的大嘴再合拢起来。

犯喜正在追歼四散逃奔的越兵，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人，而是拥有着三百七十二骑的快速骑兵旅了。

犯喜独自划着小舟渡江时，碰见一艘载着逃跑越兵的戈船。

“停下！”犯喜厉声喝道。

戈船停下了，犯喜一纵上了戈船。

“我是吴国的左卒犯喜，命令你们跟我一起去杀石买！”

“好！”有个白头发的越兵快活得大叫，“我恨死石买那个老贼了！”

戈船一停，大家上了南岸。

“你们将沿岸的零散越兵召集起来！”犯喜命令道。

顷刻间，犯喜身边已经聚集有一百多名越兵了，这时犯喜望见一大队骑兵正向他们走来，他命令越兵一字儿排开。

那个白头发的越兵拎着刀，迎上去，大声喝道：“都下马！”

越国骑士们惊骇得傻了眼，人人跳下马，突然发现一名吴国军官向他们走来，大家有点骚动。

“不许动！”白头发的越兵大叫，“我们是吴兵，这位是将军。你们不愿留下的，就丢下马滚开。我们将去杀死石买！”

越国的骑士们环视四周还有士兵走动，有的正向这里结集，全都穿着越兵甲冑，也不知来了多少吴兵！他们被眼前这位镇定自若的年轻将军

西

施



列国桥境
不失颜色





所折服，投降了。

犯喜留下步卒迎接渡江的吴军，立即率领这三百七十二名骑兵旅出发，由白头发的越兵带路，直奔驻在长河的越军大营。

由于越军的节节败退，处处混乱不堪，当这些列队整齐的骑士们，蹄声“嗒嗒”穿越各处时，根本无人查问。犯喜领着他们径直闯入长河的越军大营，却不见石买。

“烧掉军营！”犯喜命令道，“去诸暨！”

霎时，烈焰腾空，越兵吓得四散逃奔，狂呼大叫：“吴兵来啦！”

犯喜冲出浓烟，策马南驰。

越国骑士们这时已经发觉，骑兵旅里仅有这一位年轻的将军才是真正吴国的，他们悄悄议论，慢慢后退。

“跟上！狗——”犯喜恼怒地吆喝着。

有几个骑士被激怒了，悄悄举起弓，瞄准犯喜，一齐射出，犯喜一头摔下马来……

夫差这时率领王子姑曹与大队吴国骁骑正追寻到这里，见犯喜伏在地上，背上着了许多箭，申公赤颡跳下马，扶着犯喜，连声呼唤：

“左卒，左卒！”

夫差也下马，默默地注视着。

犯喜似乎听见了什么，缓慢地眯起眼，发现是夫差，又拼命地睁开一些，嘴动动，想说什么，却已说不出来。

“不要动！”夫差安抚着年轻的左卒，“你伤得太重了！”

“左卒胆略过人！”白头发的越兵竟然哭了起来，“左卒心慈，太相信一切人了。”

白头发的越兵讲述着左卒如何面对强敌，果断而又勇敢地摧毁越国军营的情景，许多不愿逃走的越国骑士也纷纷下了马，静静立着侧耳倾听，他们与下马伫立着的吴国骑士们同样落了泪。要知道，这一仗，犯喜只是惟一的吴国勇士，单枪匹马，却干了震动当世、摇撼越国军心的大事，要知道他才十五岁。

“惟有大无畏精神才能摧垮敌人，获得最为彻底的胜利。”夫差听后心





中也翻腾不已，暗暗地想，“犯喜不仅慑服住越兵，也摧垮了敌人的战斗之心。”

这时犯喜在缓慢地蓄气，他凝聚起剩余生命的所有力量，才从口中吐出来两个字，虽很细弱，但还清晰：

“大——王。”

“你是英雄！”夫差回答一句，挺胸立着，动都不动，转脸望着前面，眼睛里滚出了泪珠。

在一片肃穆的气氛中，惟一能够听到的，是有人吸出来的呜呜咽咽的啜泣声音。

犯喜已经死去，听不见了，走了，脸上露出不能抹去的浅浅笑容，令人永生难忘。曾有联赞之曰：

君化长虹贯日月，
我为时势哭英雄。

三 勾践兵败，退守会稽山

文种乞降，且作“城下之盟”。

厚葬犯喜以后，夫差又引兵往东追击逃敌。

石买震怖，率驹从、亲兵仓皇逃奔西小江，在渔临关碰上刚从会稽来的勾践。勾践惊道：

“你还没有过江？”

“过江了，”石买哭丧着脸说，“王孙骆与老将华登倾吴国劲旅阻击我们；王子终累率水师封锁浙水，断了我军北上水道；夫差已至江南，焚烧了我们的长河军营，正往这里追来了。”

“你们没有打他们？”勾践厉声问道。

石买不敢回答。

西

施



列国特姚
不失颜色





少司马句如上前，
再拜，泣道：

“大王素谙兵法，当然知道‘视民如婴，故可与赴深溪’这句话的道理了。石买副元帅在伐吴途中，抢劫民间珍宝，枉杀士卒，未遇敌兵，自己望尘而逃。帅府藏着珍宝，亟待运往诸暨。元帅如此，士兵哪里还有斗志？”



勾践勃然大怒，之后在帅营里果然搜出四箱珍宝，于是立即将石买斩首示众，越国将士欢呼声音震天动地。勾践领兵西去阻击吴军。

夫差在湘湖查浦遇上了勾践，没容越兵喘息，便迎头一击，杀伤越兵很多。勾践畏惧，忙将士兵撤退到一座山上。这山有四百多尺高，上面怪石耸立，就好像城堞一般，前面有两座对峙而立的山峰，有如城门，叫“马门”。当地人称这座山为“城山”，因为勾践曾经居此，后人也叫这儿为“越王城”。中间地势比较低凹，易于藏兵。

夫差派兵将这座山下的水道一条一条都截断了，然后叫人捧了两条鲜活蹦跳的鲫鱼，并且在鱼身上撒些盐，用一只瓦盆盛着，去送给勾践。勾践看见这两条鲫鱼都给盐腌死了，马上明白，吴王下决心围困城山，直到越兵因为缺水而个个渴死。说来也巧，这山上有个水池，不太大，池中有泉水，清澈冰寒，勾践的驺骑下簾将越王骑的马拉进池中洗刷——后人因而叫这儿为“洗马泉”，遗迹今天尚在——竟然在水池里捉到两尾红色鲤鱼，立即呈送勾践，勾践见了大喜，马上派人找来一个土瓮，装满水，将红色鲤鱼放进水里，叫吴国来使带回，献给吴王。夫差见此吃惊，知道城山上有泉水，也就无可奈何了。

勾践不敢怠慢，随即一个人带着下簾悄悄离开城山，往东行，沿着大大小小的山脚，越过大片泥泞的沼泽，过湘湖来到一座山前。这山比城山还高出三四十尺，叫西山。两人爬上山顶，就觉眼前开阔了许多。北边绵





延不绝的是长山，长山更北面的是浙水，犹如一条宽广的水带，江水从天际落下，缓缓注入东方的汪洋大海中去。灵姑浮率领水师三万正由此北去袭击阖闾城，攻吴都姑苏，其人矫健寡谋，让人担忧；西边是一大片沼泽，上面山峰林立，夫差率劲旅正在沼泽西头虎视眈眈地盯住越兵。也由于勾践过分信赖石买这个卖国专权、妒贤无能的老贼，使得进攻姑苏的一万余名士兵全被击溃，夫差抢先过江，此番失败已成定局；南边一带云雾缭绕，隐约可见天边的几道远山，美丽的诸暨城更在远山之外，已经看不见了。越国自少康起，纹身断发，披草莱而邑，千余年中历二十余世，到先王允常，西近劲楚，北邻强吴，时时受大国侵袭。允常称越王以后，建都于诸暨，才九年便逝世了。勾践嗣位，也不过三年，夫差能放过诸暨么？东边沿着西小江去钱清，经鉴湖，可达会稽，尚有司马诸稽郢的精兵，然寥寥不过数千人，强敌压境，命运只有天意来定。念及此，勾践心中大悲，四顾萧然，泪水潸潸而下。从此“西山”就称为“萧然山”，简称“萧山”。萧山之名始自此。

“大王，看，”卞篾惊喜道，“那儿是越兵！”

勾践果然望见一群打着越国旗号的黑压压的军队，如同乌云一般由江边往南方缓缓移来，吃惊道：

“灵姑浮败了？”

“不是。”卞篾摇摇头，“元帅率领的尽是水兵，这些军队中间，还夹着驮运粮草军备的马队和马车哩！”

“哦，太史计倪来了！他在管运粮草。”勾践心中一喜，“快，我们去看看。”

两人下了山，卞篾立即鞭马，抢先一步驰往军中，没多久，果然领着计倪来了。

“太史！”勾践上前紧紧握住计倪的双手，激动不已。

“大王。”计倪瘦瘦的脸又黑了许多，两眼凹陷，声音嘶哑了。

“石买被寡人杀了。”说不上是悔改呢，还是气恼，勾践几乎掉下了眼泪。

“夫差、伍子胥都过江了，吴国将士风起云涌向江南，沿江阻击已不

西

施



列国转徙
尽失颜色





可能。”计倪凄然道，“何况，灵姑浮又已惨败了。”

“真的么？”勾践吓得几乎魂飞魄散，张着微微抖动着的双唇，茫然地问。连最后的一根细线也断了，贯串着的五颜六色的大珠、小珠，恰似夏日里的骤雨急落，飘飘然洒得遍地都是，滚向四方，消失了，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把越国的人民凝聚起来。勾践觉得心从胸口里跌落，落到什么地方去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是凄凄惶惶地自语：“真的全都完了么？没有救了吗？”

“不要急。”计倪抚慰着自己的国王道，“大王先命令——”

“还命令什么呢？”勾践连连摆手，而且摇着头，焦急地说，“寡人方寸已乱，越国的所有一切全都交付于你，你斟酌办吧！”

勾践的泪珠从瘦削的脸颊缓缓流到嘴角，失神地望着计倪，凄凉但很真挚。

计倪被感动了，思索一下，断然决定：

“就这样吧。卜箴立即回城山，天一抹黑，就将士兵悄悄从山后下撤，经湘湖，去渔临关、江桥结集。你最后撤，不必慌，还需轻轻擂几声战鼓，惊惊夫差，四更天前，人要撤光。”

计倪目送卜箴走了，回过头向勾践说：“大王往东南去。”

勾践惶惑地望着计倪。

“大王跟着粮车走。”计倪面含笑容，“放心好了，我请个能人护卫大王。”

说罢，向身边站着的人微微一笑。

勾践见那人方面大耳、剑眉虎眼，拱手而立，向他笑着。

“呀，子禽！”勾践快行几步，一把拉住文种，“太史送来你的《光鉴》，寡人读了，写得好，是本好书。大夫必有良策以解寡人今日之困。”

文种弯腰深深一拜道：

“大王今日，犹未及十三年前楚昭王弃郢都、奔走流离之危。楚昭王知惧而增德慧，用子西、子期之谋，迁郢于郢，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休息民力十年，前年灭顿，湔雪了亡郢之耻，复为西楚泱泱大国。越国尚有精兵良将可用；贤大夫无不孤忠峻节，勤于国政，用志良苦；范蠡据守西





城；太史略施小计，大挫吴军锐气，获粮草无数，越国振兴，指日可待也。”

“是这样的吗？”勾践心头密布着的乌云阴霾徐徐松散，透露出一丝丝的微弱光亮，急忙问，“太史打败了吴军？”

“说来话长——路上谈吧！”文种将手一伸，请勾践上马，转身向计倪拱手一别，上马走了。

他们径直向东南方向走，过了钱群，从渔家埭去坞岭，越仁里岭，再东南行，就可见到地面上渐渐隆起的一座苍莽大山，约一千多尺高。主峰直插云霄，周围有许多小岗矮岭，其中有坞、有谷、有清泉，重重叠叠，一层又一层嘉木美竹，绿云碧雾，葱葱郁郁，如同绮交绣错一般，连成一幢幢碧玉样的画屏，气势雄伟。

文种指着山笑道：

“这山最爱梳妆，因而秀美。山南连着一座山石嶙峋的子山，它不喜爱，就一脚将子山踢往东南方向去了。子山名叫‘越山’，也就是‘会稽山’。会稽山南麓有一块平地，跟越山同样大小，十分奇特。”勾践听说，也不禁微微一笑道：

“会稽山秀拔妩媚，然亦峥嵘险峻，诚佳山也。”

会稽山得到越王如此称赞，从此就叫“越王崢”了，也有人叫“越王山”的。后来还有人叫“栖山”，因越王暂栖于此山故。

文种道：

“范蠡言，吴军这番缟素墨缙，欲以死为先王报仇，哀兵无敌，其势确不可挡矣。城市无法困守，惟此处山顶开阔，可屯兵数万，能稍避其锐气耳。”

勾践潸然泪下，泣道：

“寡人不纳范子忠告，招来此失，忧心孔疚。而范子无怨，犹为越国固守江陲，觅藏兵所，深谋远虑，贤矣哉。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寡人誓与范子共国，改过不吝，谨遵教诲，振兴越国，还望大夫能助寡人。”

文种见勾践的情感是真摯的，点了点头，说道：

“去了石买，得到范蠡，是以丑化好，足见大王明德，能远度深惟，弃短就长，以此理事，事无不顺；以此治国，国无不兴也。贱臣不敏，甘愿供驱

西

施





使。今将粮草甲盾藏此山中，招精锐将士来此护卫大王，以避吴锋，越犹有望。若守越都，乃以手挡剑，臂必断矣。”

勾践拱手道：“寡人惟大夫之命是从。”

文种与勾践登上山顶，见上面着实开阔，远比想像的大得多。处处都有鸟道交通，一条条曲折蜿蜒于荒草丛林之间，也不知有多少条，更不知通往什么地方。四周峻峰巍峨，悬崖峭壁，俯视山下，远山近水，田园村落，尽收眼底。若得勇者一人当山道立，则悍卒千人莫能上。文种看见一位伍长背着粮食对他的士兵说道：“大家跟我从这条路上屹岗，岗上有很多大洞，可储存许多粮食。”

文种不觉回头，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施稼。”那伍长说。

“这儿你熟悉？”文种又问道。

“我常来这里打柴。”施稼放下粮袋说，“屹岗多洞，洞口南向，山石峭拔，仅此小路可达，是最好的存粮之地。”

文种、勾践跟随施稼来到屹岗，环视四周，果然这儿地势高，阳光照度大，是储粮的好地方。岗下二十步远处，当路口，有几个小洞，文种留了一些士兵在洞里守粮，这儿从此就叫“伏兵路”。凡有泉水处，便搭马棚，因而留下“饮马泉”、“洗马池”与“走马岗”等地名。山下和山腰之间，筑了许多火墩，旁设“支更楼”，有士兵日夜守望，白天寻望，夜间举火，以报敌警。许多地名，今天犹存。设下一处处练兵场，一道道哨所关卡，戒备森严，勾践看了也点头叫好，问施稼道：“你是这里人？”

“是的。”施稼指着西南方向的一座小山说，“那是苕萝山。有三四百尺高，山下有道溪，叫浣纱溪，溪上有个渡口，叫施家渡，我是那儿人。人们都叫我们家为苕萝村，有不少人家。”

“噢，”文种点点头，又问，“这儿离都城远吗？”

“不远。”施稼说，“诸暨在西南，走小路一天可到。会稽在东南，只有六十里路远，早去可以晚归。”

文种与勾践商议一番，对施稼道：

“你速驰骏马赴京城，持虎符谒太宰苦成，命他与众大臣护送君夫人





等人来此。再来会稽，以兵符召民事马诸稽郢即速率兵来此护驾。”

施稼领命去了。

接着计倪与卞旒来到，将兵马粮草安顿下来，又派兵士立即于山下险要之处掘沟垒石，做久攻打算。越王夫人与众大臣来了不久，诸稽郢率残余的精悍越兵五千人也已赶到，计倪分派他们守卫前山与后山，勾践心始安定……

第二天，夫差发现城山上战旗虚设，没有一个越兵，勾践已经逃走，大惊，立即亲率大军沿江往东追击。到西城，见城堡里尚有残军，这里乃范蠡守卫，早将大门紧闭，不敢出来应战。夫差命士兵将西城围得水泄不通，自己住在西南边的凹子湾村，少司马兹带领虎贲日夜巡逻护卫。这时各处纷纷传来捷报：太子友驰骋在六千名精兵前头，头一个冲进诸暨北门，全歼越国守兵，现正搜捕越国的王室人员，捉拿官吏，并将越国王宫里的金银珍宝装上车，源源不绝送至吴国；王子姑曹和展如的健卒围住会稽山，准备活捉勾践；华登在江南岸收容有近三年名越国俘囚……

这时太师走了进来，跪禀道：

“大王，东面吴军进展也快，申叔仪的士兵驻扎在会稽山的北城，正分兵去王子姑曹处；臣将会稽山围住；赤市带领五十名尖兵已抵会稽郊外了。”

“看来战争即将结束。”夫差心中一喜，“王子终累已经封锁住浙水，俘获越国船只无数。”

“可是越国太子适郢却领着部分水兵逃往大海了。”太师叹口气道，“徐承还在太湖，大家都忘了这条海路。”

“有多少人？”夫差问。

“不清楚。大部分都乘戈船，轻捷快速，一登上海岛，就对他们奈何不得。”

夫差没有反应。

“水师副元帅夫夷已经出海追寻去了。”

“那我们尽快将缴获的战利品送到江北岸去才稳定。文之仪与胥门巢都在姑苏城，王子山在西洞庭山，那儿兵力雄厚，有力量运输并保管这

西

施



列国桥说
尽失颜色





些重要物资。”夫差说。

太师点点头说：“大王说得是。依臣看，先将物资抢运过江，然后由水路运输最为稳妥，运到携李城交给元帅王孙骆将军就行，他会料理好的。”

“好吧！”夫差点点头。

“过江有两个地方。”太师说，“一从马鞍到江北的新仓，过峡石，去携李；一从西城走，过江到南岸便是青山。青山不高，地面广大，可以屯粮。”

夫差也认为青山最好，笑道：

“还有，伯醮领重兵就驻扎在青山上。”

正巧，门外的王孙雄跑进来说：“大王，太幸来了。”

伯醮幽灵似地闪了进来，后面跟着一个人，留在帐外。夫差望见太师，一怔，那人走上前，向大王跪下禀道：

“越国下大夫文种求见大王。”

“越国的？”夫差问。

“是。”伯醮答。

“是送勾践头来的？”太师插上问。

伯醮不敢回答。

伍太师喝道：“吴与越正殊死一战，来说吴降越耶？”

“不是不是。”伯醮慌了，连连顿首道，“文种来此求和的。”

夫差勃然大怒道：“寡人与勾践有不共戴天之恨，怎能允他和谈？”

伯醮上前一步，再拜道：

“大王，孙武军师曾言：‘兵，凶器，可暂用而不可久也。’越是罪吴，遭受天诛，自知难以逃命，遣臣求和，我不战能屈敌人，正合‘上兵伐谋’之





意。大王击败数万劲敌于阵前，岂畏见一个阶下之弱臣耶？”

夫差想想也是，宣见文种。

文种肉袒，免冠徒跣，跪在帐外，浑身黻棘。闻宣，低下头，膝行而前，稽颡顿首，前额都磕出血来，连连说道：

“越国下大夫贱臣文种叩见天王。天王万岁万万岁！”

夫差见了心中颇为怜悯，问道：

“勾践命你来求和的吗？”

“不敢。”文种连连叩头道，“罪臣奉命前来乞降。”

夫差的心中怒气消了一半。

“寡君勾践得罪于天王，天王盛怒出兵，躬临讨伐，大振军威，越兵闻风，纷纷抛戈。勾践惊恐，乃遣臣乞命于天王。”文种磕头，继续说道，“天王布德施惠，仁爱无涯，能容天下，赦过宥罪，恩泽必及于寡君。”

夫差问道：“勾践真的想活命吗？”

“寡君深悔不能善事大国，”文种态度愈加卑逊，说道，“欲存身以待奉天王，请为吴臣也；寡小君请为吴妾；供献越国宝器珍玩、子女玉帛，请存宗祀一线耳。”

“住口！”伍子胥怒若狮吼，震得室内“嗡嗡”发响，“勾践杀阖闾王，亦存吴宗祀乎？”

文种浑身为之一抖，将头略为抬起，偷眼向上一看，见到了那个身高一丈、目光如电的伍子胥，心一沉，觉得越国无救了。他忙又上爬一步，连连叩首道：

“寡君深悔罪恶弥天，纵十死也不足赎其辜，乃以越国金玉子女奉献天王，自率越国之众归降。天王仁昭义立，德博化广，泽及下愚，始敢乞降请服。”

伯嚭顿首道：

“大王，战，服敌国可矣。降者，乞其余生而已。今勾践败在湘湖查浦，慑于大王神勇，但求全其性命，乞降请服，臣以为可。服越，已见吴威力无敌；赦勾践，益显大王仁德；威德既成，民亲以服，此‘继绝祀，兴亡国’，霸王之业也。何必诛降杀服，让祸延及三世耶？”

西

施





“不可。”太师气呼呼说道，“谁都知道，吴越两国，同在松江、浙水、浦阳江三江之内，接壤邻境，习俗同，语言通，理应势不两立，吴不灭越，越必亡吴。我今天得越地可居，得越船可乘，得越人可使用，此诚壮大吴国良机，无之将悔莫及。”

太师回头问文种道：

“越国还有多少士兵？”

“五千。”文种小心翼翼地回答道，“护卫京都用的。”

“散在各地的呢？”太师问。

“零星散卒，也不过数千。”

“大王，”太师面向夫差说，“勾践还有上万名士兵，并不畏惧吴国军队强大。今天乞降请服，实在是一个阴谋，这将使吴军骄纵，甲兵钝弊，人民窘困，然后亡吴。今天吴军骁勇善战，何不趁势杀死这条三寸长的小小毒虺呢？待它长成蟒蛇那么大，就很难制服了！”

夫差的心中却想：太师顾虑也太多了，勾践怎么可能这样？今天这条蟒蛇倒在变成了小虺。

伯嚭摇摇头道：

“大王，如果不伤人，蟒蛇也无害；如果咬人，毒虺也能致人于死命。勾践求降，已表明越无意害吴。大王若必欲亡越，勾践犹能率死士五千人，奋力抗吴。纵败，也可焚宗庙，杀妻子，沉其金玉珍宝于江，西走楚国，仍为吴国隐患，大王宜多思矣。”

夫差心中暗想，这倒是真的。于是问道：

“勾践降后，能戴罪来吴国么？”

“勾践已为天王臣妾，自当听命于天王，即便生之，死之，亦全在于天王矣。”文种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伯嚭忙道：“勾践一来吴，虽赦越，已得之矣，复何疑乎？”

夫差沉思了一会，望望文种，面对伯嚭说：

“现在是三月，到五月，你将勾践带到姑苏城，不然的话，就将勾践的脑袋提来见寡人。”

“天王，勾践得搜集珍宝，献给天王；还得遣散士卒，安置灾民。恳求





天王开恩，能容宽时日，使勾践得以尽礼。”文种连连叩头。

夫差想想也是，决然道：“推迟一年。”

“是。”伯嚭面带微笑，毕恭毕敬地弯着腰。

夫差看见太师满脸怒容，拂袖而起向自己走来，知道太师心中极为不满，于是掉头不理走向内寝。

王孙雄望见伍太师双目发怔，身子有些颤抖，赶忙快步上前一把扶住，低低唤了一声：“太师！”

太师并没有听见，望着消失了的大王背影，明白一切已定，强压住满腔怒火，悲愤地自语道：

“完了，吴国完了。越国只十年生聚，能体恤百姓，以纾贫困；再加上十年教训，使得兵强马壮；不过二十年工夫，越国必将亡吴矣。”

王孙雄见太师眼中含泪，抚慰道：“我看不至于这样吧？太师，吴国会更加强大的呀！”

“我活不到那个时候了。”太师叹了一口气。

太师的话音有如金玉，跌落在地面上铿然有声，伏在地上的文种，一个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铭刻于心头，永远也没有忘记。

四 万般无奈，国王当马伏

尝了夫差粪便，勾践获得自由。

周敬王二十九年七月，越王勾践夫妇和范蠡人吴为奴已三年。

三年来，他们囚居石室养马，忍辱受苦，过着非人的生活，真是一言难尽。勾践平时割草养马，每逢吴王夫差外出，就为夫差当马伏，徒步跟在鞍前马后，走街过市，羞得他都想钻到地下去。王后每天提水洗马厩，一遇吴王高兴，还要为夫差唱歌跳舞，甚至还蒙耻陪寝一夜，也曾想一死了之。他们这样做的一切一切，都是为了保全越国宗庙社稷，免遭杀头之祸，以图日后东山再起。

夫差见勾践君臣甘居石室，割草养马，洒扫马厩，擦拭车辆，为他牵马

西

施



列国桥说
不失颜色





从不懈怠，毫无怨言。又见范蠡、越王、越后在这样的困厄和污贱中，竟能始终保持君臣、夫妇之礼仪，这使他很受感动。所以采纳了伯嚭的奏请，拟择期释放勾践君臣三人回国。

正当勾践君臣三人沉浸在即将苦尽甘来的欢乐时，不料夫差听了相国伍子胥的力谏，又决定不放他们回国了。

那天，伍子胥对夫差说：

“大王，早先夏桀把商汤囚起来而不杀，殷纣将周文王拘禁而不诛，后来却纵而归之，结果夏亡于商，殷亡于周。勾践为人，阴柔莫测，而又有范蠡、文种等智谋之士忠心辅佐。勾践一旦回国，犹如猛虎归山，蛟龙入海，苍鹰归天，势必重整旗鼓，报囚居石室三年之仇。到那时，我们悔之晚矣。为报先王携李之仇，为保吴国江山，勾践非杀不可！”

经伍子胥这么一说，夫差真的犹豫了，准备择日回斩勾践。

当勾践获知这一消息时，简直是晴天霹雳，他怆然涕下，连声道：

“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

向来苦劝越王忍耐的勾践王后，此时也绝望得泣不成声，道：

“我们夫妻一起去死吧。”

范蠡不仅毫无惊乱，反而胸有成竹地劝道：

“大王、王后不必悲伤，我们回国不是无望，而是大有希望。”

“明天我的头就落地了，还说什么大有希望！”越王悻悻道。

范蠡分析道：

“伍子胥一心想杀我们。但他为人过于刚直，太刚必折，过直必蹶。夫差很畏惧他。由畏而疏，由疏而离，由离而疑，疑则不信。因此，他越主张杀你，夫差越不会杀你。伯嚭那边，已经收了我秘密送去的大量金钱与美女，一定会替我们讲话。他为人狡猾聪明，而多智略，善于婉而曲，工谄而善媚。媚则为人所喜，喜则亲，亲则信，信则会。所以，他主张放你，终究会被夫差采纳。目前夫差之所以既不放你，也不杀你，是因为对你的‘忠心’还有怀疑。一旦他真的相信了你的‘忠心’，那就放你回去了。”

范蠡的这段话，使勾践夫妇在绝望中重新鼓起了活下去的勇气。

第二天上午，有个武士进来说：





“吴王病了，今天不必准备车马伺候了。”

“越王回国的时机到了。”范蠡笑笑说。

“此话怎样？”越王不解道，“你莫非是说夫差病情不妙，我们可以趁机回国？”

“不。夫差不能死，他若死了，我们肯定活不成了。”

“那你怎么说我们回国机会到了？”勾践越听越糊涂。

“大王不要焦急，到时听我安排就是了。”范蠡心藏玄机，不肯明讲。

吴王一病三个月不起。范蠡自告奋勇，说他会治好吴王的病。如果治不好，情愿被处死罪。吴王答应了。范蠡由伯嚭和勾践陪同，来到吴王病榻前。

范蠡望了望吴王的舌苔，摸了摸他的脉搏，又问了夫差的饮食便溺的情况，然后说：

“大王此病，内结于烦恼，外感于五气，阴阳失调，时热时冷，饮食不下，汗禁不出，便溺艰难。如果不治疗，恐怕就有生命危险了。”

一位深知吴王病情的贴身宫女，附和着说：

“范先生对大王症状讲得真准。原来几个医生来看，都说得不准，吃了他们的许多药，总是不见好转。”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对症下药，因此使大王的病越来越沉重。幸好吴王恩准我今天进来视诊，不然就迟了。”

范蠡开了一帖药方给伯嚭，吩咐道：

“大王今天吃了这一帖药，明天上午卯时就会舒通粪便。通便之后，要由一个对大王忠心不二的人，亲口尝其粪便气味后，告诉我，我再开出处方。吃了第二帖药后，大王的病就全好了。”

伯嚭听了，为难地摇摇头道：

“这倒是一件难事了。这种污秽的事，谁会愿意干呢？”

在回到石室时，勾践迷惑不解地对范蠡说：

“你开药方还要人先尝粪便，这可是闻所未闻的怪事。病人的粪便，看一眼都会呕吐，别说是用口尝了。我也认为，此种臭事是没有人愿意干的。”

西

施





“正因为没有人愿意干，你才有机会，让夫差坚信你对他忠心不二，放你回国！”范蠡微笑道。

勾践听后惊愕了。他由惊愕而愤怒，由愤怒而伸出鹰爪般的双手，向范蠡的脖子扼去：

“你这个狡猾的家伙，勾践不肖，也曾南面为君，怎能蒙此奇耻大辱，为人吃粪便？你到底安的什么心？我先扼死你再说！”

范蠡没有后退，没有挣扎，没有反抗。他早料到勾践会有激烈的反应，却没想到强烈得欲置他于死地。正当他感到窒息难受时，突然听到一声呼唤：

“大王，你放手，来扼死我吧！”

越后已跪在地上，紧紧抱着勾践的双腿，泪如泉涌。

勾践被这一喊吓呆了，他垂下了双手，哭丧着脸，一言不发地愣在那儿。

范蠡从袖子中取出一粒药丸，放在勾践面前，道：

“尝粪前，先含在口里，既避粪臭，又驱粪毒。”

“大王，让我代你去尝粪便吧！”越后哭求道。

“王后，你尝倒不如我尝。问题是，这件事我都代替不了的。”范蠡冷静地分析道，“大王，有一句古训：‘谁能忍人所不能忍之忍，方能为人之所不能为之为。’我苦心设谋，无非是为了让夫差坚信你对他忠心不二，早日放你回国，以图日后兴越灭吴之大略。我已经尽到了一个臣子所应尽的责任，我似乎可以离你而去了。”

范蠡抹了一下仍在隐隐疼痛的脖子，转身而去。他认为，既然勾践对他不肯听信，又下此重手，已经到了“君无道，志士可去之”的地步，他何必像伍子胥那样，死忠不走呢？

“你回来，我答应尝粪！”勾践终于想通了，他高声喊叫着。

吴王夫差吃了范蠡的一帖药后，果然次日上午卯时通了粪便。

伯嚭便询问宫内有谁愿意尝粪，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伯嚭想到他自己，他什么事都可以为吴王做，惟有这样事，实在没有勇气表示忠心。

吴王目视围在他身边的亲信重臣，个个低头，面如土色，双手发抖，却





无一个愿意在这紧要关头为他挺身而出。他顿时觉得有一抹悲哀、失望的阴影从心头掠过。

吴王正处于悲哀失望之际，忽听到勾践在寝宫外请求道：

“罪臣勾践，承蒙大王活命之恩，无以为报，情愿口尝大王粪便，以表一点忠心，万望恩准。”



勾践立即获准进宫。他强自镇定地俯伏在便桶口，手取吴王的粪便，伸出舌头，他连续吃了三口。

吴王的一班亲信重臣，有的深觉恶心，不禁皱起眉头；有的则深感滑稽，掩鼻窃笑。

勾践强抑住满腔的厌恶，脸上挤出了笑容，抬头拱手道：

“恭喜大王，大王之病，不出三日，就痊愈了。”

“何以知之？”夫差问道。

“罪臣闻范蠡说，夫粪者，谷味也，顺时气则生，逆时气则死。今罪臣尝大王的粪便，酸中带苦，苦中有酸，正说明身上毒气已出，转危为安。如有对症药物一帖，明天便可起床走动。罪臣祝大王龙体康健，寿比南山。”

勾践说完连连叩头，碰地有声。

吴王夫差一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想站起来，但由于身体虚弱，只好欠着身体道：

“勾践贤弟请起，你对寡人的一片忠心让我心悦诚服。我病愈上朝之后，一定放你们君臣返回越国。从今天起，你们君臣就住进客馆去，不必再回石室了。”

勾践记起范蠡对他的交代，叩头道：

“只要大王龙体健康，罪臣情愿终生侍奉大王左右，尽犬马之劳。”

西

施



列国争雄
尽失颜色





吴王吃了范蠡开的第二贴药后，只睡两夜便好了，第三天便起来上朝，裁夺已经积压三个月的朝政大事。

伍子胥得知此事，又来朝见吴王，问道：

“你已经决定释放勾践回国去吗？”

“是啊。”吴王夫差点头道。

“大王，勾践内怀虎狼之心，外做委婉之貌，甘言示忠，负辱求生，他尝你的粪便是吃你的心。勾践是万万不能释放的。”

“伍太师，寡人病了三个月，险些丢了性命。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活我生命者是范蠡，尝我粪便者是勾践。而不是我至亲的王子或至爱的王后，也不是天天喊万岁的宫廷上下，更不是我尊之为父的伍太师。一个连我的生死都不屑一顾的人，叫我怎能相信他的话都是为吴国，而没有一点为他自己呢？释放勾践回国，已有许诺在先，你要让我失信于天下吗？即使勾践将来叛变了我，我也不悔今天释放他的决定。请太师不必多言了。”

夫差说完，便自行离座走进了内殿，发呆的伍子胥一个人被扔在大殿上。

雨雪的日子过去了，早春，江南柳草青葱。

在钱塘江上，十二艘战船摇着鼓，徐徐地向南岸前进。

一艘有彩饰的楼船行驶在最前面，舵手渐渐地增加速度，可是，船上尊贵的乘客却有些心慌，他渴望着的土地已出现在面前，可是，一种羞涩的心理却使他胆怯，反而希望船行慢些，延迟一些时日再和故国的江山相见。

他，越国的君王，自从尝过夫差的粪便后，很快获得吴王夫差明令释放，又在姑苏住了一个半月，才被送回自己的国土。

现在，故国在望了，可是，他躲在船舱内，垂着头，不敢看外面的情景。

突然，一阵急鼓，后面十二艘战船中的一艘，疾驶上前；吴国的大夫王孙骆站在船头大叫：

“越王保重，船到中流了，我要回去复命。”

“君王，君夫人——”范蠡叫着正在沉思着的夫妇。





于是，他们两人沉重地站起来，走出船舱。

“越王保重，我回去复命了。”王孙骆看到他们，又说了一遍。

勾践诚挚地向这位护送自己的大夫拱手致谢，并说：

“多谢大夫相送，并请向大王一定致敬——勾践有生之日，一定报答大王的恩德。”

鼓声继续地响了三次，吴国的十二艘战船就在钱塘江中流回航了。此时，越王看到了南岸的烟树，怦然心动，双手紧捏拳头，大叫起来：

“天啊——我回来了！”

这时，越国的君夫人已经泪流满面。

“上苍保佑，江山无恙……”勾践向着江南低语。

范蠡也从船舱走出来看望南岸——那并不是他的故国，可是，这总是他的旧地呀！

“少伯！”勾践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深沉地说：“我真没有面目见我的人民——”。

“大王会得到全越人民的爱戴。”范蠡噙住眼泪。

“我们从头来，少伯，你得帮我！”他说，那只手加重压力。

范蠡含着眼泪现出微笑，示意他的君王不要在船上谈未来的事——因为，船上还有吴国的人在。

于是，三个人都缄默了，看着南岸……

南岸，八艘小型的成船驶出来，迎接他们的大王——

于是，楼船徐徐地靠拢……

“大王归国了，大王回来了！”江岸上一片呼喊。

负责守国的大夫文种，率领着越国的官员排列在岸上，等到楼船傍岸搁下跳板，他们全跪下来。

“大王——大王——”一片近似呜咽的声音。

“想不到我还能回来——”勾践上了岸，首先扶起文种，他哽咽着说出这么一句话。

于是，江岸上越国的人民又响起宏大的欢呼声。

勾践握住文种的手，转身北看，仇恨的火焰似是从胸腹燃烧起。但

西

施



利国桥境
冬失颜色





是，他只痉挛了一下，立即把怒火吞咽，用一种异样的声调说：

“总有一天，我会报答吴王的恩惠。”

“大王。”文种镇静地自侍从手中接过一瓢酒献上。

勾践双手接过酒，并未就饮，此时，文种又把第二瓢酒献给君夫人。

忽然，勾践在泥地上跪下来，把酒浇土，君夫人也照样做了。他们用酒奠后土。

当越王再站起时，大夫文种介绍吴国在江岸驻军的军官与越王相见，并且说：

“本国的安全全靠萧将军！”

勾践连忙拱手——他明白文种的用意，在江岸，有吴人监视着，不能再深谈了。于是，他敷衍了那位吴将几句，再转向文种：

“我想这就回诸暨去。”

“大王，车马已经准备好了。”文种一招手，大路上一阵鼓响，就有一辆车驰到。

车上跳下来的是年轻的将军诸稽郢。

“噢，诸稽郢！”越王也握住他的手。

之后，国君与君夫人同上了战车，诸稽郢暂时做了御者，在大旗的前引下，疾驰而去。

于是，文种上前，拉住老朋友的手，感慨地说：

“少伯，这三年的日子真难熬啊！”

“我们总算熬过了。”范蠡透了口气。

“往前去，还有漫长的日子哩！”文种双手一摊，很沉重。

“现在不和我谈未来好吗？”范蠡笑着，“你看我的样子，唉，做了三年马夫。”

“那样，你对养马一定有心得了，我们正需要养马的人才。”文种边笑边说，拉了范蠡同乘一车。

但是，在上车之后，那种轻松的心情立刻消失了。文种挨着老朋友的肩膀，感慨深沉地说：

“少伯，这三年中，越国的重担几乎把我的背脊骨都压折，君王回来之





后,我总可以透口气了。”

“那也不见得——”范蠡低着头说。

“你和君王在一起三年,应该是很懂得他了?”

“可以这样说,勾践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能忍辱负重,将来报复起来,也会很可观的。”范蠡说着,忽然很严肃地凝看文种:“子会,有时,我想——我们何苦呢?我们在越国并没有根哪!我们来自楚国……”

“不,”文种也随之转为严肃了,“我已经成为越国人了。”

“子会,”范蠡不免于惊诧,“你我都是来自楚国的啊!”

“是的,我是奉了楚王之命入越的,我的任务是扶助越国,打击吴国,以减轻吴人对我们楚人的压力;可是,少伯,这三年来,我在越国的土地上生根了,越国的君王能用我,越国的百姓视我如兄弟,我怎么能再走开呢?”

范蠡缄默着,长久没有说话。

“少伯,你对越国灰心?”

“不是的——这三年间,勾践视我如弟兄,在情感上,越国对我,比楚国更深哩!”

“少伯,不要再去想这些了,越国的先世,和楚人本是一支,我们既已在此地安居下来,就让我们生根吧!少伯,凭着你和我,我们能够使越国称霸。”

两个楚国人在车上心事重重,他们无法忘记出生的故国乡土,可是,他们又都被越国的泥土所吸引,因而感情上有着深深的矛盾。然而,他们又都无法舍弃这块东海之滨的土地,由于他们的血汗曾洒在此地,何况,他们又都是越国最高阶层的人物,许多时候,责任感会高出于虚无的民族意识的。

“少伯,”在长久的缄默之后,文种低沉地问,“君王对未来做什么打算?”

“君王在渡过钱塘江时,曾经向我表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定要雪会稽之耻!”

“嗯!越国的老百姓也都有雪耻之心,这三年中,他们的表现好极了,

西

施



列国桥说
冬夫颜色





为了供应吴人的需求，我们大家都勒紧裤带过日子哩！不过，我们连着三年都丰收，情况大致不错。”

“在吴国的时候，我听到一个人称赞你——”

“那一定是伍子胥——英雄识英雄！”文种大笑着。

“对啦，是他——吴国的一根擎天柱！”范蠡透了一口气，“只要他在，吴国是不会倒下去的。”

他们眺望着会稽山，想起了当年兵败之耻……

